

泰西新史攬要

泰西新史攷要卷之二十五

英國

馬西元本
半提摩太譯

蔡爾康芝紱述稿

法國再立皇帝

法王魯意斐禮既遁法國民人又多追憶前皇拿破崙者拿破崙既不得重見則望其自族之來如大星之望時雨拿破崙無嫡嗣承受其遺產者爲其猶子魯意拿破崙深沈有大志在英吉利爲寓公每詠旄邱之荷何誕之節未嘗不慨懷故國冀得一嘗及聞法都之亂即願翼助法政府與其安輯其民人政府謝之然法國中仍有某某等四地之民公舉魯意拿破崙入議院以充議員巴黎都城亦行有提及其族望者魯意拿破崙既承公舉即日回國入院與於議員之列講論治國要道兢兢不倦然其心殊世測也

值通
事民
主

魯意拿坡崙酬答之工使人入耳會心深相欽佩其論治國之法入亦
深飾教訓而又恐人之議其後乃自述其生平曰余謂天下第一要事
惟在太平此外別無著望故凡疑我有異心者皆非知我者也又曰余
但冀法國所訂之一切舊法奉行不墜耳而法之舊士又見其所議諸
事皆屬有益於法無不欣喜而不知其特爲要譽起見未必出於本心
也既而舉君期近巴黎先有人欲舉魯意拿坡崙爲民主之君外省人
驟聞拿坡崙之名已憶及昔年大皇帝蓋世之榮光繼聞欲舉之以爲
民主則大半樂於從事法國新章民人無不有舉君之權及是衆民紛
星舉狀畢第期當衆檢閱凡願舉魯意拿坡崙爲法民主者多至五百
五十萬人其雜舉他人爲民主者合共僅有一百萬人遂遵舍少從衆
之例卽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廷臣共迎魯意

拿坡崙踐民主位舊意拿坡崙旋遵西國成例出矢言以誥衆曰余願
俯允議院即依治國新章舉劾一切並不參以私見所謂治國新章者
即法蘭西通國之民皆大歡喜者也

新君與議院諸員初次相見即覺格格不相入於是諸議員凡事疑之
而凡事防閑之然議員所定之法法民亦多有不服者或欲使擅與官
之權之法民但以三百萬人爲限或以各處幼童學塾宜皆歸天主教
中神甫掌管或定約束報館章程較之舊意變遷王朝尤爲嚴密且無
論大小各事一交議院諸議員即齟齬爭論彼此不相下於是法民深
恐亂萌又伏均畧抱不能相安之心矣○新君之治國也初本按照新
章而不肯隨俗浮沈之心則已顯而易見凡民間對於故智舊有潛懷
反側者刻日派兵星馳而去瞬息間即已平定於是法民皆謂新章

坡密大有權勢彼此相顧也駭即彼本蓄偏謀者亦共知魯意拿坡密有無窮之力足以平之故各懼伏而不敢逞意拿坡密遇議員爭辨之事一一查照新章酌中定斷以立於不敗之地其爲人也明敏有餘而敏默寡言欲舉一事其志既定雖百折而不撓其行政也凡事皆求有益於民更補新章之所不逮如欲衛民則訂防閑傳染時疫之小嚴食物攪和仍舊之禁欲厚民則凡日用所必需者輕其稅其不妨節省之物如糖則科以重稅欲教民則凡貧家之無資以延師南者國家爲之代籌其費欲保民則優加兵弁之額餉欲利民則鐵路之行車者河道之行舟者電綫之傳書者皆促令從速興辦欲便民則酌增地方有司紳士之權以合其當地之所宜不令上有鈐制更不由都城牽掣以上各章程頒行之後民心更形懼怖話事皆有起色貿易亦較興於

前而民有餘資貨價可期加貴百工皆有營生之路其以日用所餘之
零款存入銀行生息者亦日有加增巴黎城中由官養贍之貧民則日
有所減少要之法民頻年饑饉不已皆由國威不振之所致今則一奮
而威張民心遂靖○議院諸員見魯意拿坡崙奮發有爲皆恐民主之
君將必易而爲皇帝之政因之私相擬議皆謂國之兵權若不任魯意
拿坡崙自行掌握卽屬防患未然之道然而其計卒不能行者則全國
之兵心緝捕役人卽華人之所
謂巡捕也者之心外省官吏之心皆已如蔡花之向
日也民主見議院諸事皆與之相左甚惡之及熟察人心之向背獨居
深念知時會已至可逐去議員矣遂效其伯父補拿破脫拿坡崙失信
食言之長技欲盡奪議院之權以爲已有更思一國之兵皆能聽我指
揮豈有孱弱之小民尙敢抗拒至卽位時立誓照新章治國云云則棄

置九霄雲外矣。○魯意拿坡崙先與心腹大臣男爵木你提督亞瑪部
長毛珀肆三人潛定削奪議院大權之計。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咸豐十
二月初一之夕盛設華筵延請賓客及議院諸員會飲於鵝麗罪宮。歛
接之際驕然可親。人第觀其儀表洵慈和柔善無與比倫之民主也。而
其欲盡奪民間自主之權以成剛毅果決無與比倫之皇帝者則城府
甚深人莫能窺其涯涘。既而撤席送賓仍覺雍容有禮不料奇計已定
迅雷不及掩耳。卽於是夜之半凡議院中久著名望之議員各有人就
其私第縛而送諸詔獄。前在國中稍懷不軌之各會黨頭目早由巡役
具報於民王徧記其姓名住址。至是亦全數成擒。天甫黎明凡平日敢
逞舌鋒評說民主之輩悉已一網打盡。及至赤日東昇巴黎各街巷人
未及盥洗而出者皆見高揭黃榜大書特書不一書曰議院已散。議院

名流皆在囹圄之中朕今擁兵五十萬名凡爾官民人等若敢有片語違背者立刻逮而治其罪○然而魯意拿坡崙灼知不必用權勢以威逼眾人也三年來所行之政實已深愜乎通國之民心也旋又降旨若爲取決於民也者若曰朕履法蘭西國大位於今三年矣論其尊則有君上之名也論其權則無君主之實也朕欲有所舉動而多阻於議員之掣肘議院之外又有橫議之處士紛紛糾結固顧大局尙復成何事體不得不特奮乾綱致有昨夕之事今誕告有衆取決於爾一言若爾衆民必欲仿民主之舊法也則請別舉賢才以爲爾主朕實不敢忝居民上矣夫我法蘭西如一大艦也天風浪浪海山蒼蒼樞傾樁摧危在頃刻而船主無尺寸之權其何以占利涉乎朕之愚見極應舉一君主以十年爲一位即如官其政府大臣悉惟君主之所擇惟應分爲上下

兩議院以共理朝政汝等以爲然否今請明以告朕或欲照常辦事或願遵朕意施行一言而定無取煩辭此旨既下越旬有五日法民分別具咨計十成中九成有餘皆謂宜遵舊意拿破崙之教法國庶有轉機查當時法國人民中共有八百五十萬名皆得操舉官之權乃願遵新法者多至七百五十萬名其仍欲守民主之治者但有六十萬名耳按其餘民游移兩可或別有意見姑置不論

法民既讀諭旨正在斟酌具覆間巴黎都城關廂內外之人各有意見未敢定當舊意拿破崙撤退議院之明日四關不服之人各出其私藏之軍械仍如前數次之亂各以雜物築壘於街衢振臂疾呼亂民響應然意拿破崙早防之矣亂勢尙未孔熾大兵業已調齊巴黎各要地先已有扼而守之者亂作而兵至如疾風之掃敗穰痛加勦洗不免

有無辜慘死者。或謂魯意拿坡崙欲多殺以示威使人知一或不逞萬
無恩赦之可邀也。或謂魯意拿坡崙恐衆兵不肯認真平亂故多賜以
酒。正值酒興勃發之際乘醉殺人以爲下酒物而不暇顧私情也。故醉
兵廋舞僅僅一入街坊視殺人如兒戲有實係良民聞鬧出觀並無反
意者。醉兵大至並不好言遣散亦不告知國法忽向萬頭擲動中齊放
排鎗死傷山積甚至老弱婦女亦竟慘罹蹂躪事後檢點積屍有婦人
手抱小孩同時殞命者。有人市購物遺失收書所附之物尚在手中者
又有印書房中人手中尙攜校對之稿紙數張亦在死數者且痛殺之
不已又有多人被擄人獄謂疑其有作亂之心也於是經大亂年悉已
塞滿魯意拿坡崙所疑之人共有數千無從安置乃命發遣至南美洲
之嶽監地方欲監者法之屬地也瘴氣甚盛雖倖生而不曾述其死又

有人言某居巴黎軍營之旁，至夜半忽聞營中鎗聲怒震，又隱隱聞有痛哭聲，哀求聲，實屬慘不忍聞。法民皆謂魯意拿坡崙恐有某某等數人欲爲亂魁，故疑之也。乃巴黎總捕府某弁言此皆不法之徒捏造謠言也。然而總捕武弁之言，要豈能信以爲真哉？彼曾言是役也，各街中被殺者一百七十五人，受傷者一百十五人，被問眾目共睹之屍，尙復虛減其數，餘語尙可信哉？○閱數日，魯意拿坡崙又降旨以諭於眾曰：今亂勢已平定矣，可救法蘭西全國於多難之中矣。明年卽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咸豐二年十二月初八日上議院，大臣大張曉諭，復立皇帝之大權而奉魯意拿坡崙爲皇帝。是爲拿坡崙第三子子孫孫繼繼繩繩，罔或廢墜。法民八百萬人同聲稱頌，齊心翊戴，其以爲不合者，僅有二十五萬人耳。○魯意拿坡崙以成武奮魁，柄本國外國之間之者，皆不覺蹙然以

駭前在議院諸員雖各懷意見未免參差然畧跡原心究無誤國殃民之處既羅織而下之獄又遭發瘴癘地方安置法國舊立之制度一旦廢棄几有指摘其非者即目之爲叛逆非殺即囚乃法民九十六分中
之九十三分無不心悅誠服者魯意拿坡崙蓋酒燭其故矣法之亂事
時有所聞置君如弈棋然太阿倒持尾大不掉欲享太平之清福蓋已
憂憂乎其難之其望重立皇帝以資安輯之心匪伊朝夕今我表據而
起適足以俯順乎輿情是以上議院甫出片言即收流水轉風之效至
於魯意拿坡崙之行事雖苛暴慘酷幾無天日而法民則謂其善用權
勢亂萌當自而即我輩既許其居皇帝之尊可重臨昇平景象矣
魯意拿坡崙大權其舉以中庶貴之尤者多至不可紀特諸事
大定衆即以其權至六大面可知法民望治之殷非比尋常矣

魯意拿坡崙既據皇權遂欲毀實錄之女以正位乎中宮傳聞法王曾

致書歐洲諸國之公主。國王欲聘以爲皇后。而各貴女皆削腹力辭。蓋恐其驟奪大權。終不能安於其位也。語出宮闈。事頗秘密。不能決其信否。而法皇則於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咸豐三年正月宣諭於衆曰。婚姻雖大禮。朕不必循舊轍。凡循舊轍者。大半皆存利己之心者也。度朕朕臨朕甚恥之。今朕惟上遵大憲。求得一同心之女。然後賦好逮之詩。庶幾國治而家亦齊矣。既而又定一女芳名曰尤姐。遂立以爲皇后。但尤姐雖有慧才而無賢德。其留芳於人之齒頰者。惟靚妝衫服之一端。實爲歐洲婦女之領袖。富其翻新炫異。獻媚爭妍。新聞紙偶一鋪張。不旬日而大家閨秀無不如東施之效顰。至其深信而不疑者。惟天主教中之神甫。儼若身爲奴僕。而听其家主之指揮。則心之惑溺者深矣。而又喜閱下流之戲。但聞某處有何惡劇。如人與牛鬪之類。卽日輝煌翟菲薄言。

此皆魯意拿坡崙新制之大綱也。皇固有自主之權，民亦未嘗削其權。
曰：謂而面題到，但以余作書有觀之。法國人雖自覺有權實，則無尺寸
之柄，惟有皇帝一人乾綱獨攬而已。○新制既定，法國旋有事於外，實
爲魯意拿坡崙之大幸。不然，恐終無以相安也。當是時也，俄羅斯欲執
情太國教務之權，致與土耳其國發起違言。法皇乃乘此機會，使其大
臣構於俄土之中，遂可藉口而重興機戰，以復其伯父之仇。大臣承旨
定計與英國別訂一約，約既成，法民更多欣慶。魯意拿坡崙遂與夢體
普尤姐同至英國倫敦都城，與英君主域多利亞爲好會。倫敦居民見
法皇法后親舉玉趾，遠會我君，益敦睦誼，亦咸歡欣鼓舞。至欲與俄戰
事大莫比。非倉猝間所能取勝。然卒之竟破俄羅斯之斯巴斯土撥堅
壘而後已。見前於是法人喜甚，謂前在俄國木何寇都城大敗之恥，今

已滿雪無遺矣。既而和局大定，歐洲各國皆覺法之國勢今實安如磐石矣。而法民則既甚平安，法國自益臻興盛，士農工商無不蒸蒸日上。至於舊意拿坡，帝初立皇帝之暴戾恣睢，亦共相與淡忘矣。○勝俄之後三年，法國太平無事，而法皇既有自主之權，遂思何以用其權。俾順雄才大畧於外國，旋念鄰近有意大利國者，意國者民之積困多歷年所。我伯父第一拿坡倫大皇帝曾許意之宰相嘉富海云：貴國若肯借兵助我以平俄國，則我班師而回之後，當力助貴國整理庶政。今時會已至，曷不踐我伯父之言？遂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九月初一日，期會之際，法皇向奧國駐法使臣特致數語，人人皆謂此實失和之兆。非也。甫閱數月，果有法中用兵之禍。隨後法皇兩敗奧師，遂救意大利國出於苦難。法師奏凱而歸，其距出師之期不過數禮拜耳。第十卷

英國見法皇舊款有爲連舉大兵戰無不利忽萌疑忌之心謂既東封

而又將肆其西封也轉而圖我何以堪之

此數年來英國疑法固加兵之事已數見不鮮矣一千八百四十七

年魯賓遜之王子續繼公爵地審一校分贈其友本不應三爲緊要之事其時英
國中名將太海正老矣忽有雷一擊之英人當即無措直候立人逐魯賓遜之王子
此則法至英國亦英廷之保護而後即安於地也意金威滿初得法據英人之城又起
英宰相的茂思登諸於朝曰英人之防法既已堅不獨法兵伺日取來恐英人
在威勢之中也此疑法之第一事也迨後法身按魯賓遜與英國訂約
以王休又情其居大如至英令其王休主其叔國又稱今蓋第三云云但魯賓遜拿坡
倫實無圖英之心英人之疑其嫌過當乃又謂法皇即無此心英人仍
不可不備各顯不領國幣出私財以練民團數禮拜之內已得團練兵
二十萬名且內有四萬名賦法皆甚純熟無異於經制之額兵一旦有
警即可荷戈執戟以從王李原法皇之意極欲與英式好無尤始可杜
外人之窺伺忽見英國中情疑忌則是不能結英之歡也四顧躊躇罔
知所措然仍陽示人以鎮靜毫無張皇之聲色其實於一千八百六十

年咸豐七月間已有公牘致英相帕茂思登云我等兩國凡事推不相

與既已締結朋儕似不應辦理交涉事件如彼此有深憾宿怨者然然
法皇雖有此言而英吉利全國之人當時既動疑心萬不能冰消瓦解
故法皇曰法人並無不臣之意英人曰此種事必非平空而起又曰幸
英國立刻設防始克以壓制法人不敢妄動耳

法皇與立約以後之數月適會土耳其基所屬之敘利亞地方有事之秋

法皇又躍躍欲動先是一千八百六十年咸豐王人殺基督教人數百

名而敘利亞之大馬駝府法領事署已遭土人折爲平地法領事處致

不保其命土耳其國官兵本應彈壓亂民使不敢逞乃不惟不而反

陰助之繕葺一坡嶺間報力喜說者謂敘利亞之英領事署若遇此禍

英雖早知土廷不能遵辦然必先有國書致土耳其外務衙門蓋已結

和約之國理應如此，又且他國保護民人之道，皆土耳其國分內之事也。乃法皇則不循此理，教民被害係在七月初九日及八月初四日，法兵業已登程，向敘利亞進發，豈言自往平亂，亂定之後，亦不便輕易退兵。他國揆度情形，謂法皇大欲乘此機會，以占敘利亞之地。若事能成，必將開鐵路而立通商口岸，不徒裨益於敘利亞者，良匪淺鮮。則他國亦將交受其益矣。然而英相帕茂思登，則不徒欲保土不爲俄占，并欲保土不爲法占。蓋謂法占敘利亞，亦於英所服用之印度國大有窒礙也。法皇聞英相之意，無奈班師。於是敘利亞民雖甚不安，而仍隸土耳其藩屬。○法皇長駕遠馭之心，不但顯之於歐洲，又顯之於亞洲。至是甚且顯之於美洲矣。南美洲西岸諸國，積不相能，紛爭疊起。墨西哥國中國鉅，亦由安西亂靡有已時。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豐十一年法皇欲與

日斯巴尼亞^{即西班牙}與英吉利兩國訂立專約，會派精兵前往彈治南美洲各國之人，大半征南歐洲源海而去，治皇之意若曰：朕在南歐洲既置其權矣，彼南美洲之民，獨非朕之大權所及者乎？英國早知法皇之心，亦不欲與聞其事，然竟辭而不往，亦恐非正辦之道，故勉強派出兵艦兩艘，載兵七百名，同人太平洋，聊以示意，而主持軍政權在法將軍法國巴與日斯巴尼亞國合兵六千名，刻期進發，法皇更因致美國請爲協辦，美廷斥不許，既而英日兩國知其亂不能猝定，雖合三國之師，亦恐愛莫能助，遂各檄召其武員，全師而赴，法皇乃益兵直入墨西哥國都城，法蘭西大兵甫至，墨西哥民主已逃，國無人爲誰與爲主，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同治二年}法廷爰囑墨西利國會，請與皇之弟麥客思迷憐爲墨西利繼世之君，麥客思迷憐正在少年，不達達意，既接公啟，

欣喜過望，謂今而後吐氣揚眉，亦可儼然爲一國之君也。吁！庸詎知自此以往，漸入危境，竟至不克保其命乎？麥客思迷憐所立爲墨君，號曰皇帝，法皇又特派雄師戍邊，爲之護衛。墨亂悉平，既而法國核算國費，謂遠方之國與我何干，重耗餉情，豈爲得計。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五年，撤歸戍墨之兵，墨新君麥客思迷憐見法兵速撤，恐墨民之不服，而仍欲爲民主之國也，出不得已，遂其部顏稚齒之皇后，渡海而至歐洲，懇求諸大國助一臂之力。墨后當愛心如焚之際，又經臨水登山之苦，其見教皇時，櫻唇甫啟，風語忽不絕於口，從此病入膏肓，竟致香消玉殞。知其到歐求助之事已非見克顧犬亡羊補牢之得以藉口。墨后去而墨皇猶嗚呼惜哉！墨民見法兵之去，則大喜。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同治六年，墨民奮起入皇宮，擒麥客思迷憐而即殺之。麥客思迷憐瀕死，喑然長

嘆曰我之應召而來雖聚五洲之鐵不能鑄一錯字亦爲皇帝荏苒四年不能享一日平安之福人生至此有何趣味反不如一死之爲乾淨也故論者謂魯意拿坡崙在墨西哥治亂之法實則使其更亂而已○法皇之心雖不願僅顧本國之事故於他國之治忽在在留心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同治二年美國南省叛亂見第二卷法皇商之英國堅欲認南省自爲一國不受北省之鈐制英國不許法皇乃深怨英國謂不以友邦待我也若能與我通力合作天下雖大何事不可爲更不料英國不特不肯助粵人且以法皇之謀備告美廷使之預爲籌備大英之不肯協辦此事似與法不甚相諧而不知其救法者正在無形之表也○然禍亂之來亦未始測其究竟矣

法皇雖馳情於域外而亦注意於國中時則英國與他國通商已歷十

有三載受益至無窮哉。英人既得此益，想他國必將效法。轉瞬間，再不敢有禁止往來之事。不料他國之效英者，甚屬寥寥。於是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咸豐九年}，英員鼓不登請於英廷，欲至巴黎，謁見法皇，將爲之詞陳通商獲益之處，俾他國商民私通外國之禁令，庶幾亦獲大益。英廷許之，鼓不登既至法都，法皇即命召見，暢談移晷。法皇鼓不登稱，普法大臣之間，亦有贊成與否，立達諸條約。英廷即命鼓不登爲議約大臣，然而市之匪類，行之維艱。法國主持保業之一流人，決不肯稍改舊章，以失獨占之利。他人之肥瘠，皆所不問。法皇雖於六年前，已命各關權，凡遇糧食牲畜煤鐵諸物入境，皆日應科稅則，全行蠲免。然主持保業者，嘖有煩言，聽之亦似近理，遂不免游移不定。蓋當時法國之民，全未知與他國通商，究有何益也。然而通商大事，較之治兵，相去不可以道里

計法皇有味乎鼓不登之言正將與英國議訂商約之際英相帕茂思登疑法滋甚謂法兵之來不知何日立發軍令欲築礮臺以禦法人法皇並不介意惟恒與鼓不登會議通商事宜凡輾轉籌商者歷一年之久始行定一條約約中大意凡有窒礙於通商大局者英法兩國皆悉力除之於是英國核減保業之稅如釐酒等類皆是法國前者有英貨數萬宗無論願納若干重稅概不許其進口今則刪去此律又有英貨數宗向徵重稅者至是亦一律酌減立約之後法國出口貨之到英國者驟覺增多故前之年值英金一千七百萬鎊者至是而增至四千六百萬鎊前之英貨入法口僅年值英金五百萬鎊者至是而增至一千五百萬鎊噫通商之事兩國皆受裨益明效大驗若此何世人尚不於此加之意哉

歐羅巴洲之日耳曼全部零星小國也受虐於法蘭西者垂數百年日耳曼蘭因河東岸諸小國尤爲歷代法君所簸弄諸小國之君毫無遠見恒聽法君之讒譖遂與蘭因河西岸諸國結不解之仇法之所以必出於是者蓋恐日耳曼列邦合而爲一大國卽不能受法之制也法則合全境諸省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彼心腹離披不相聯綴者其能與之抗衡哉前曾有布爾根蒂國者欲合日耳曼全部爲一國其時法王魯意第十一在位百計阻撓且迫令屬於法考日耳曼全部中歷代本有一皇帝號爲共主雖不能發號施令如天子之統諸侯然虛位固猶然坐擁也及法國法蘭西王第一卽位竟欲奪日耳曼之尊魯權以歸於己厥後魯意第十四踐法王位亦欲兼日耳曼皇帝之尊魯第十四更割取日耳曼之雅灑司府及羅來因府隸入版圖正思竭

力進攻他國皆不許。始止。然其心終不能忘法王魯意。第十五又欲分日耳曼爲四部。使之一散。而永無紀。此計若成。日耳曼必惟法之令。是聽。旣而法之拿破崙皇第一起。逞其雄心。凡日耳曼所有之地。或舉以贈人。或留以入己。從心所欲。無所顧忌。至於普魯士一國。久已視爲藩服。普王似有自主之意。卽日嚴加懲罰。幾傾其國。拿破崙旣敗。法人不至普魯士。擾亂者歷五十年。普乘太平之日。君若臣又皆有過人之才。智民人亦習於勤儉。國勢於以大興。法國近在咫尺。纖悉皆知。嫉妬之心亦遂日增。而月盛。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五年普與奧失利。普師大勝。遂合日耳曼之北部而爲一。詳下卷且不但此也。日耳曼全部亦必將盡合於普魯士。而後已。法人見其不恃我之助而驟強也。如芒刺在背。且夕不安。其謀國者皆謂法必能豫籌與普決戰而勝之策。普始肯俯首。

帖耳以服於法否則任其坐大必將不利於法然其時法之兵額已銳減於前矣而普兵則顧盼自豪又有新鎗以助其威法人自顧不如何能與戰法皇魯意拿坡崙熟思審計灼知其萬不能敵乃力遏法人言戰之議然外雖竭力禁遏其實何嘗不思一逞特謂今尙非其時耳故與其左右大臣部署戰務不遺餘力以冀日耳曼機有可乘將一掃而平之以復當年之威望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同治七年法廷改定一新律以便增加兵額又命趕造新鎗鎗甫成卽發軍中使之練習一面又廣布謠言謂法人於兵額之外更鑄新鎗無數可以取不禁而用不竭以張其威而堅人之信法皇又親自整頓軍務凡軍中詳細章程亦一一親自書寫用心之摯莫之與京

於是法之大臣皆自以爲兵已精矣械已備矣可以制日耳曼之死命

矣。兵部尙書卽宣言曰：今我可調兵四十萬名，到日耳曼邊界。且此四十萬兵者，軍令森嚴，毫無罅漏。兵之衣服，無窮無盡。降而至於劍扣之細，亦復不缺一枚。若夫鎗枝之多，卽使與日耳曼交戰數年之久，武庫不虞其匱乏。而又潛鑄異樣新鎗，爲外人所未及知者，以之傷人，無可比並。法皇又密查北日耳曼，但能調兵三十三萬名，以禦我。至於南日耳曼，法皇逆知其不助北，且卽使助北，亦不過有兵一萬名。南北日耳曼合兵總數極多，亦僅四十二萬名而止。況乎南兵不至，法兵已多於北。加以拿破崙皇族之威名，法今皇又能自治軍政，法兵則更精銳絕倫。遂以爲直人普魯士之柏靈都城，直指願聞事耳。○當是時也，法人皆賦同袍同澤之詩，摩厲以須，氣吞全日。且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實已合於兵法。然而無端起事，師出究屬無名，必有一隙之可乘。始克萬

全而無憾，適值日斯巴尼亞國繼位無人，照例須在歐洲列國王家中，聘請一人爲日斯巴尼亞國王。既而日人選定日耳曼全部中之利欲普侯，具牒勸進利欲普侯，雖與普魯士王同族，實則與法皇之戚誼較族人爲更近，徒以普王身爲一族之主，日斯巴尼亞人必請命於普王，法皇亦謂此普王之責也。遂於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七月初四日，法皇傳檄普廷云：貴國若許利欲普侯爲日斯巴尼亞王，朕不之許。普王得檄不問日斯巴尼亞之事，但以書答法廷云：貴皇所問之事，余初未之知。今得皇書，亦不暇問。於是法普二國彼此以公文相詰責，刺刺不休。初利欲普侯得日斯巴尼亞勸進之牒，似願躬膺大任，既而悔之，卽婉言以謝之。普王先以不與聞之說答法皇，至是利欲普侯亦不願爲日斯巴尼亞之王。法皇於此似無可，以置喙之理矣。但法皇既立志與

普戰不得不堅求可以致敵之策遂又以公牘致普王曰貴王能以去
言許我俾書族利欲普侯永不爲日斯也尼亞王乎此蓋法皇明欺普
王無理取鬧以激其怒而使懷自普開耳不料是年七月十一日法皇
接普侯書云敝國於利欲普侯暨與貴國有何干涉之事概不過問敝
國王亦不欲與聞且雅不願再議此事貴皇其無辱法皇既接此書無
辭再問乃越八日卽七月十九日普都柏達人盛傳法人有欲戰之心
法之景況是時已迥不如前矣法皇意拿坡崙以爲如能用師於外
獲一大勝不但可防內亂而且成權既盛子孫之基業亦可久長也遂
自意拿坡崙以權術奪威柄以來國中大有太平氣象既太平矣寧
事但恭恭日上自不待言然而皇權過重積日累年民氣又鬱然不靖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五年法皇會言今日民心似又更變欲迫國家整

願各事因勸之曰汝等之於國政似不必妄加議論但能盡其心於教化以勸人日卽於善亦可留名後世然法民之思逞者不聽也法皇雖享十五年自主之權而通令更改國制者降起卽如報館一節法皇前之待之者過於嚴厲至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同治七年不得不畧從寬典法皇緊護工作各新法及富國之策法皇亦優容之不加禁阻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同治八年法皇又許其民曰異日政府諸大臣有所更易不必盡

出朕意而請議院中諸員公議必其屬望較多者始命入贊綸扉此盡護權於民之大者又徧諭臣僚曰卿等有所興革之事總以俯順輿情爲主至法皇之所允民豫備者不但修新路築大橋而已也又許以展築鐵路以便行旅及貨物之往來甚至賦稅之取於民者亦許其畧行裁減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法皇特降恩旨許法民有所不便者可以

其意見達之於各新聞紙無利所諱亦無有所慮新制既立又令其民
於舉官之際直言新制之便否以決從違因言朕於一切政事務求民
心之順他日者太子繼朕而爲皇帝庶無稱亂者矣其時法國有得以
舉官之民人八百七十五萬常舉官屆期遵旨直陳新制之得失其以
爲可者固有七百二十五萬人其以爲未合者則有一百五十萬人是
數前之梗阻督意拿坡南梅皇帝者漸見其多也而尤可懼者行伍之
中亦多不服一旦兵心解體其將何以善其後○然而法事之可慮更
不但此也彼七百二十五萬人之以新制爲可者不過曰我皇年漸邁
不能如昔之發憤爲雄也或又曰朝廷之糜費上溯往年無謂爲民主
爲皇帝爲王舉無有甚於此時者也而且法皇之交他國也非惟不善
又削法之威望至其機之變詐之心日久漸露人皆耳而目之故其所

定制度儘有盡善盡美之處而人之論之者不以爲德而反疑其別有陰謀時事至此吁其殆哉大臣梯耳與求新班各官則謂法皇南助意大利使之儼然爲強國而法尙無以備之日耳曼在法國之北任其坐大而法尙無以制之計使南北交攻法將若之何由此觀之然則法皇固未有攻普魯士之心也特其時上下議院大小諸臣皆主於戰巴黎之民亦皆欲戰外省人之不知時務者亦復隨聲附和謂必出於戰法皇獨立於上孤掌難鳴夫安得不戰於是人皆知法皇之不甚喜戰而逼令其鑄此大錯也天實爲之於人乎何尤是以新制稍定四十日法皇已爲普俘而語普大臣畢士麥曰孤實不願與貴國戰而爲衆民所迫遂至於此

一千八百七十年

同治九年

七月二十五日法皇親統御林軍至沒齒法之

東界也。先有法軍駐守於此。遂立砲營以俟大軍齊集。將親率之而渡。蘭因河直入普魯士國之相鄰。城法皇自巴黎以至波蘭。夾道聚觀者。皆鼓掌歡呼。萬歲之聲不絕於耳。雖法民志功好大之心深矣。然而初次調兵。即多出於意外之事。先是各處調兵。聽候法皇徵調者。實有四十萬名。皆其精銳。衣裝器械亦已一律整齊。乃兵符既下。陸續而來者。僅有二十二萬名。已覺大失所望。法國兵制。於入伍爲軍之外。本尚有別練之民兵。有事亦可出戰。雖已徵調民兵。今既以全力及費。自應趣召處軍。不謂應召者。既皆遲遲不行。及至軍中。又覺其意氣庸庸。毫無生色。既而定期大閱。本以爲檢閱之新練。皆已練習純熟。孰知不能用。新練之民。觸目皆是。即欲再行教練。豈能偷半日之閒。似此情形。竟以極盛之新練。變而爲無用之廢物矣。且也。法皇所派督兵之令。武

員亦有金不知新鎗之利用者故卽有能用新鎗之精卒亦苦於統率之非人此兵與將之弊也而銀與糧之弊忽又出矣夫三軍未出糧草先行古有明訓今有定章乃法兵業已臨邊而銀兩既不能敷糧食又虞不繼法都本有大庫二三座想糧之外行間所需之物亦頗充切假使有運送軍前之法當必無全軍潰潰之虞然而軍中則需之甚殷庫中則遲之又久損原其故凡昔日發帑藏運之事輒大抵車箱則造之於甲地車輪則造之於乙地其間山重水複相去遠絕欲令配齊以入巴黎再由巴黎運物以充軍實大約非數十日不爲功是知承平之日所謂無物不有者至此而直無一物之有矣若夫管糧之謀前敵之所賴也而戰隊營中竟無一馬直俟假諸馬隊始克成行然而馬兵又無馬矣爲將之道不可不知地理況懸軍深入尤必需敵國之輿圖古有

聚米於山而虜在目中者，今法皇所用之與國皆昔日賄賂日耳曼安，保不故留儲謀以陷法軍種種棘手之端，皆犯行軍之大忌，蓋不待與晉營士交鋒而勝負之勢已可豫決矣。

法皇之至軍中也，不欲棄晉師之不出，先渡蘭因河直入普魯使普如迅雷之不及掩耳，及見軍實不齊，未敢輕於嘗試，乃屯其軍於沙爾山口，山下有河焉，曰沙爾布，已有日耳曼兵一小隊，駐泊河干，以拒法師，欲使法不敢過河，然而水勢大至，豈能以一藏沙禦之？八月初二日，法

之大軍徑渡沙爾布河。

法太子爲一錄事館渡其法皇與其合兵機也，遂以

然不大事留於法皇軍中，亦謂其意也。他日法皇遠及此事，又謂太子雖年少，能用兵，其意過於老將，太子之友得法皇之厚力，論揚之，其不稱太子首創就火機，二字化爲。

法皇既過沙爾布河，然欲入日耳曼之界，尚距三十餘日程，於

軍事仍無裨益，故法皇之旨，諒爲直入柏林者，非率師而入也，爲人所

擒而繫之以入相璽也。渡河之後，安營二日，無所事事，仍退至夜蘭，以待後應。及軍需之至，法皇於此，蓋始知欲率此師以入日耳曼之境，直將徒託空言，付之夢想而已。○相璽聞有法師也，大怒，日耳曼從國之兵皆奔至法皇之營外，而初非如戰敗之亂奔也。整齊步伐而奔也，亦非徒手而來也，各自備其必用之利械而來也。爲普軍之視師者，非乳臭小兒也，歐洲名將之選也。而且日耳曼列邦平日雖各懷爭長，動短之心，及聞法皇率衆而來，時處閑志，同道合畛域之見，盡消歸於無何有之鄉，是不分南北也，而又不分且替，無論爲兵爲馬爲鎗，俱爲銀米，皆登輪車而馳於鐵路，皆來粉至，無一不備，亦無一不精，便國二禮拜而日耳曼已合兵四十五萬，彼法皇部下並無器械之二十二萬人，其何足畏之有。

日耳曼兵既出，毫不遲延，直向邊疆而入普魯士太子爲前鋒統領，徑
渡日耳曼法蘭西交界之湧武河，八月一日，法兵方從沙穆布河退
至波德日兵已從湧武河大進至璦碑，璦碑本處有法兵，既遇日
兵，紛紛敗北，璦碑之南法將馬瑞亨大營在焉，方解調集大兵進駐於
華武日耳曼直往逼之，馬瑞亨不設斥候，畧有巡邏之兵，並不遠出偶
遭偵諜之士，亦不詳探，八月初六日黎明，日兵已歷馬瑞亨大營而陣
法兵始知，勢初起，大遠奔備迎戰。

馬瑞亨墜崖一節，猶占華武之地勢，法兵力禦日兵，處處無事，法之狀
乃日兵來者益多，屢進屢退，南軍皆死傷，山積卒之寡，不敵衆，法兵皆
擁旗躍甲而進，馬瑞亨軍華武大營，遂爲日人所占，○法皇在魯營中，方
接馬瑞亨大敗之警報，憂心如焚，不圖佛紗提督又以敗績聞，初法之

佛紗提督統率大軍至賜孟噶相度形勢命駐軍於山頂賜孟噶山如
天底之微遠法軍扼守於此一人可以當十彼即有善用兵者亦謂萬
無一失八月初六日日耳曼兵大至竭力仰攻屢敵斷鐘之久日兵果
不能上其山麓不圖日將微服部下再接再厲法兵偶一疏懈日兵即
全隊上山於是佛紗提督駐守賜孟噶之兵又紛紛潰退矣○是日也
法皇仍駐蹕於波蘭本思調集各統帥并爲一路以厚兵力豈料一日
之內兩報敗亡又聞日兵如洪水之滔天頃刻間殺獲各地萬無隄防
之可禦且前者所定諸計悉成齟齬自知無可勝日之理遂欲退回巴
黎而委德日之任於拿破崙帥法后尤姐亦在軍中諫法皇曰今挫敗而
回何面目見巴黎之父老妾之過見其若暫行堅忍必俟得一捷報然
後託辭入都都中之民庶幾不敢藐視法皇長歎從之然而法之弁兵

是時俱知法皇無庸兵之畧豈有將將之才況又警報疊來益覺軍無
圖志皆謂日耳曼兵既能連敗我將軍我提督之兵勢極惡難捍禦法
皇聞之益懼八月十三日特命將軍巴善爲經略大臣總理軍務先行
發奏從此以後法皇留意拿破崙寬如全無心肝之人法國中上自政
府下至民皆恐皇帝所定之計斷不能行行見其敗於日耳曼而無
力以守此國矣秋款之聲不絕於耳而且尤有難焉者事勢危急之
秋皇躬忽染痼疾心中常覺煩躁一日數發直有求死不得之憂其後
卒因此疾而薨○法太子於八月初二日渡沙爾布河是爲開戰之始
至此僅十一日耳而稍有知識者已共知法蘭西危在旦夕詎無所以
援救之法乎自八月朔日以後第一禮拜巴黎人搖尾若舌向言而入
柏靈得意之連高不利第二禮拜巴黎人不特不敢誇法兵之入柏靈

且皆懼日兵之入巴黎且法人喜動之心至死不變未與日耳曼開戰以前巴黎之民皆踴躍欲試催逼政府速攻日耳曼及遭日耳曼挫敗以後巴黎之民又謂政府辦理不善意逐去諸大臣而別舉新大臣人聞於事於又聲言欲易皇帝於是新政府檄召馬瑪亭將軍回守巴黎是竟有外禍法皇之歟矣八月二十日法皇正與馬將軍同駐於差龍忽得檄文驚疑不定乃至翌日而新政府忽又改其前命意蓋謂馬瑪亭大臣巴善今因守於波蘭而波蘭之東西南北全係日耳曼之兵今若令馬瑪亭回守巴黎而置巴善部下無數法兵於不顧一國之人必不能服新政府又有搖動之憂也故改遣馬瑪亭還救巴善此八月二十一日事也馬瑪亭知部下雖有兵十四萬名而全未練習不啻懸市人而使之戰斷難拔巴善於重圍而且是軍者已與日耳曼相見於我行

十七日
月六日

而戰而敗，敗而遁者也。又僕僕於道途，足力疲乏者也。重以糧食不敷，半多枵腹。由此以往，沒齒尚隔英程一百十里。華程三百餘里沿途皆有日耳曼兵，尚未知其多少。日兵非孱弱無能之比，法兵早已知之。又知臨乎其上的武員，前既無善策以退日兵，今豈有良謀以救巴善哉？故但有退縮之意，無進攻之心。有此數大端，馬瑪亭雖奉檄文而大有進退維谷之苦。況更有腹心之患，彌重於此者。假使巴黎竟叛法皇，懸此孤軍，作何了局？然則內憂外患相迫而來，與其不戰而死，孰若戰死之尚有身後名也。八月二十三日，馬瑪亭遂奉法皇率眾以救巴善。

馬瑪亭等方在差龍料理援師之頃，不知巴善等正在沒路經過大難之時。日耳曼兵焚長圍以困沒齒，巴善知萬無生以倚靠之理。八月十六十八等日，率其部下退至富登飛日兵迫之，血戰一次。法兵比至家

非衆又與日兵遇，鏖戰尤猛。巴善爾經大創，仍不能突圍而出。及破日耳曼兵，驛而納諸城堡之中，僅恃暇塞以爲扼守。時則馬瑪亭尚未起程也。而普軍中早逆料其必來，泊接探報，馬將軍已奉法皇於二十三日成行，卽命分全部爲四軍，以第一第二兩大軍，其兵十六萬名，圍巴善未及數日，法軍中糧食已絕，萬不能戰，遂降於普魯士。此圍軍之戰而勝也。其戰而勝者，普魯士之第三第四兩大軍，共有兵二十三萬名，軍中應用之物無一不備，卽定計使之迎擊馬瑪亭之兵。兩大軍一奉將令，立刻拔隊而北，馬瑪亭之南行也。沿途無險隘之可扼。八月二十六日，甫抵死得耐地方，欲渡謀死河而南。日耳曼大兵已至，謀死河南岸皆探林密菁，隱蔽天日。日兵潛伏於林中，乃馬瑪亭斥候之疏，仍如華武一役故。日耳曼兵之來否，與軍行有無危險之事，終日醉生夢

死彼昏不知，甫渡謀死河。法兵各團坐而食，忽聞萬樹蟻中鼓角怒鳴。
急卽棄食而望，但見日旂飄颻，如風馳雨驟，直向法軍狂衝而入。法軍
全未設備，安能抵禦？轉瞬間死傷無數，馬將軍無可如何，傳令北退而
約會於綏丹。查法蘭西大隊人馬，均於二十五日夜半登程。二十六日，
天將濤明，忽遇大雨路滑難行，已極辛苦，至是力共進食，乃腹未果而
敵已來，倘欲逼令捍禦，是必死之道也。幸聞退軍之令，恨不能背生兩
翼，飛至綏丹，於是恐後爭先，行列盡亂。各武員再四約束而皆不聽，盡
幾不知軍令為何物矣。二十七日，上午九點鐘已刻，雷落聲連始抵
綏丹。法皇之御林軍與馬將軍大隊分兩路而行。二十六夜，在他處列
營住宿。馬將軍既抵綏丹，即遣飛騎具奏法皇云：臣等來時之路，日爲
日耳曼兵所截，若由原路以返，勢難必達。被阻臣之恩，見當取他途請

陛下連至綏丹，同尋歸路。法皇聞奏，大驚失色，急命御林軍拔隊齊起。業已沿途星散，行李亦甚蕭條，無恐爲敵人所算，不敢出塞路正站，惟與其親信數人策馬急馳。二十七日夜半奔至綏丹，然猶未知綏丹一隅實法皇有生以來第一受苦之地也。其侍法主之左右者，則知此地必將爲血飛肉搏之場，力勸法皇速離危地。法皇不聽，且曰：朕願與諸軍士同生共死，不忍捨之而去也。嗚呼！人生至此，誠慘矣哉。○法軍知旦夕間必有戰事，遂於八月二十八日，重整旗鼓，馬將軍身先士卒，剴切指揮，乃事未定而日耳曼兵已陸續而來。比及夜分，日耳曼飭派迎擊法兵之第三第四兩師，畢集於綏丹城外，分定東西南北，周圍環繞。如太極之無端，日耳曼兵敵之衆，聲勢之雄，法兵舉不能望其項背，欲戰則不敢，欲逃則不能。此又法兵有生以來第一之大難也。○日耳曼

深得兵貴神速之道。每日東衝西突，使人應接不暇。而法兵則遲遲吾行，待其落後者，勝負之數固不待再戰而始知已。○法軍安營於山麓，原野廣闊，下之勢其內下，即謀死河，河畔即緩丹堤，亦不可謂地利之不利。乃日兵並不介意。九月初一日，天尚未明，日兵又至，猛力仰攻。法兵出不料，日兵早出至此，未免手足無措。然究不肯退，遂為馬瑪亨身先士卒，率其部下，怒馬獨出，不意日耳曼軍中，發一砲彈，與馬瑪亨相碰，不意其然炸裂，馬瑪亨中傷，墜馬，相兵急界之而退。正遇法兵策馬迎戰，前敵瞥見馬瑪亨身受重傷，大驚失色，執手安慰數語，俾得安為醫治。法軍仍馳馬而前，從此二人永無相見之期矣。厥後法日與人語及此日之事，因言余至是時，早知不綸存亡，此身為無用之物矣。際繫大局之專全，不在我躬矣。是以加鞭疾馳，置死生於度外。○當時時

也法軍中自法皇以至末弁皆不知日耳曼第三第四兩大軍究有若干人數更不知其作何安排惟知四圍皆有敵兵耳馬瑪亨與日耳曼兵交戰之良策亦無一人能知其所以然惟知馬瑪亨決計與敵兵戰耳既遇日耳曼兵衆又不知其出奇制勝果否成竹在胸惟知其已受傷而退耳部云知已初被百戰百勝乃既不知彼且不知已欲求取勝不幾難如登天哉而且臨陣易帥兵家之大忌馬瑪亨受傷而回而翰臣克勞提督代掌軍符固曰不從已也然吐克落初未知馬瑪亨軍令究屬調遣者何隊相守者何方策應遣何將襲承重任無一事有成法之可循惟有獨運機謀從新措置方冀畧有就緒不意倭閱一二點鐘巴黎兵部尙書命爲統帥之提督魂分至魂勞提督本在阿非利加洲督辦軍事接到兵部虎符星馳而來喘息未定卽以吐克落提督所定

章程爲不合一一從新安頓法之弁兵於一日之間三更更令其本在
前敵者忽易而爲後拒其本在右翼者忽易而爲左軍奔命倘且不違
還復能帶職具且私謂三軍司命心無主宰更不知馬馬草是百身亡
賦克當因何遇此魂勞能否久於其任適各無所適從不免心灰意懶
然法人本具狠鷙之性大有果毅之風明知猿鶴難沙日暮聞啼化玉
終歸不肖泥沒以死恒懼以降既與日耳曼人兵仗相持無不犬牙交
峙三鼓而氣不衰故雖爲日耳曼所激者不可以復指前而發日耳曼
人亦復如麻如草草不留情惟日耳曼人將死戰不退利芬提督別無
計法惟願法兵於口泉落時尚能死守高山俟至黑雲慘澹力術出口
圍以遮生命而已○視分界者雖有此心而不料日耳曼兵力大如牛
凡法兵所占之地盡爲所奪法兵惟有步步退後之一法自前敵以至

中軍計有華程十五里之遠，無論山腳山坳、山麓山坡、山峯山頂，法兵無一能守。日兵即無一不來，法兵既退至山北，日兵即高踞山巔，法兵尚欲征攻，日兵已先俯瞰，而且日耳曼兵即於山頂安置大礮五百尊，連環轟發，法兵所立之地無一寸乾淨土，可堪礮彈之不能及，迫下十四點鐘，即正午法兵實不能原有被圍者，有逃散者，其餘皆退至緩丹。擾亂之況難以罄述，但見緩丹街市間，盡為法兵所擠滿，中軍之號令全不能行，各兵盡聚其洋鎗，但知遍地搜尋食物，及可避日礮之隙地，且馬兵又紛紜雜沓而來，亂蹴狂奔，不顧他人之性命，又有馬車數十百輛，亦各毫無紀律，向人叢中輾轉騷擾而馳，當其衝者，避讓不及者，悉為輾斃碾踏而死，似此雜亂無章之景況，緩丹居人，哭聲震地，痛聲法官不遺餘力，謂不但無退敵之才，且更無聚兵之道也。法兵正值大

亂之時日耳曼兵知其將至綏丹卽在山頂移搭礮門彈如雨擊擊回綏丹城中飛入殺人不計其數時則法皇亦已至綏丹雖食息俱忘身心盡瘁猶尙不憊勞苦奔走於亂軍之中願與諸將士同死及見綏丹法民受此大害不覺傷心墮淚急命高懸一白旗降於日耳曼又命蘇提督親入日耳曼軍中商請息兵

一千八百七十年

同治九年

九月初一日朔日耳曼全部貴戚大臣俱至

綏丹隨後普魯士王及王太子與宰相畢士麥大將軍率奇兵部尙書芬璣亦至綏丹境夫法蘭西爲歐洲極大之國素著雄名兼包之間一敗塗地并法皇而同羈爲俘似此絕無僅有之大勝有不喜動顏色者必非人情醞酒椎牛自不待言時夜將半法提督魂夢與普王特派之大臣會議和局於綏丹城外之燈赤里魏芬欲求普王恩許法王至綏

丹二十里外與比利時國交界地方繳出器械免在緩丹受辱普大臣
以爲不便魂芬曰貴國若能寬待法人俾得保全體面感且不朽不然
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普王以大軍辱於敵國不勝懲賦以徇從
者畏王之威師徒撓敗吾子惠徵法國之福俾離緩丹二十里釋械而
降子又不許請收台餘糧背城借一敵國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則
慘死於鋒鏑之中者非法國之人而普國之人矣自相殘殺豈曰計之
得哉大將軍毛奇對曰緩丹城中有法兵八萬人而其可恃以飽者徒
一日之糧耳若圍之於外者有我日耳曼大兵三十四萬人山頂又有
大礮五百尊各破數點鐘之工失可使汝全軍盡沒故重戰之說毋庸
齒及宰相畢士麥又曰汝亦不必謂法人之感激我法國若欲報替亦
無不可然大權已入我手不能任汝自由矣魂芬無奈不得不直告之

曰、今敝國尚有兵入萬三千人、願盡交其器械、任貴國之命、不敢有違、然後告辭而返、法兵自古迄今、勝人者多矣、敗於人者亦有之、然似此含羞忍恥、全無面目之敗、則從未有也、○昔王與其太子往視法皇、是時三年前、法皇在巴黎都城、盛設豐珍大會、特具國書、請晉王至法主賓酬酢、雖心有芥蒂、而無失儀文、是時、晉意拿坡崙爲歐洲中極權勢之君、論人物者皆謂無出其右、各國君王、幾盡以得一識而爲榮、是以盛會甫開、嘉賓畢集、而乃時移勢易、昔爲座上客、今如不至爲階下囚、而幾爲釜中魚、更不啻爲籠中鳥、盛衰之數、可勝慨哉、晉王本才全德備之人、既見法皇、因而道及前事、曰、君王三年前之降、陸日上賓、令人欣慰、歸隊、今乃山窮水盡、竟至於斯、不幾知君王本意、實不欲與敝邦戰、此必有昧於事勢之人力勸君王、錯此大錯也、哀哉、旣而晉之

君臣定議安插法皇於日耳曼故侯廢邸自時厥後歐羅巴洲史記中
不見有法皇舊意拿坡崙之事矣

日耳曼王師既掃蕩法國馬瑪斯將軍部下之兵星夜拔營鼓行而北
直造巴黎城外沿途無阻之者巴黎人聞法皇舊意拿坡崙大敗於祿
丹政府即下公檄革其皇位九月初四日又改爲民主之國民主之政
府是時籌禦敵之策以保巴黎乃守具尚未畢修日耳曼兵已於九月
十九日齊集巴黎城外但聞數角聲城山鳴谷應法人登陴四望無一
處無日耳曼之兵謠所謂水洩不通者當亦不過如是然普王以仁義
爲主絕不濫發大砲以害城中憂懼之民惟各路設防日益嚴緊以俟
其期盡援絕相率投降故自是日爲始直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
正月十三日前後凡十有二旬法京中人插翅難飛食物日漸告罄如

過赤地千里之大凶歲，凡可以下咽之物，無不取以果腹。欲與城外人相往來，惟有乘輕氣球以通音問之一法。法民受困既久，萬不能耐，民主國之政府，無可如何，不得不舉巴黎大都會，盡付敵人之手。巴黎城中街道之精，爲他國所莫能及，沿途無有煙燼之綽誤，其所大惜而深刻者，皆拿破崙第一之豐功偉績也。其中有一插天之華表，名曰得勝坊，爲天下第一英雄而立。法人所顧盼自豪者，尤在於此。歐戰最微，至於此日，巴黎人但見日耳曼兵填衝塞巷，皆有掠奪遊行之樂。法人雖甚利口，不敢輕易敗齒。古所謂奪我胭脂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者，以法較之，殆尤甚矣。

日耳曼人雅不欲久占巴黎，故法人既降，即許其行成之請。約章既訂，次日班師。法人如釋重負，方期休養生息，重整山河，而不圖有意外之

禍直如雪上加霜之苦法。誠不幸矣。或曰：耳曼雖願與法立約而操縱由已，待法過於苛刻，亦在情理之中。乃日兵既退而後，巴黎即有一種人賣法大臣不替辦理，致為城下之盟。且日耳曼伎倆，不過如此。豈敢過虐我法？於是若輩結成死黨，名曰通用之黨。其意蓋謂他人有何財物，我亦可以取用。我特處於困窮耳。如其有財有物，亦可任人通用。無稍吝惜。按近年以京歐洲有所謂的黨，即此輩之故智也。此輩不逞，蜂擁而起，遂奪巴黎而踞之。巴黎四圍之砲臺亦遭若輩所占。民主國政府大臣奔避不遑。

號令梗阻，而羣不逞竟收民主之國為通用之國。擄掠搶劫無所不為。民主之國無奈從外省調兵而至，以圖巴黎通用之國。從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十年四月初二日圍城之日起，至五月二十一日破城之日止，前後數禮拜內，法蘭西官軍之猛戾，反更甚於日耳曼之敵兵。不但圍

通用之國、便不得通出、八月日向都城、然大礮城中人不分良莠、多斃於藥彈之中、及至城破、通用之賊自知罪無可逭、同一延頸受戮、不如姑快其私、故無論逃至何處、視殺人放火爲兒戲、法蘭西名士巨商、遇之無一得免、其華麗無比之屋宇、亦皆一炬而可憐、焦土若輩已無異腐爛矣。○日耳曼兵嚴圍巴黎、法都之際、普魯士王行宮在於賽賓地方、既得大捷、日耳曼列邦分主之心、悉已冰消瓦解、考日耳曼本部本係諸小王及諸侯之類、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其不願聯合而爲一大國者、諸侯王既各挾其私心、法蘭西復陰行其離間、數十百年來、中法之毒者深矣。今諸侯王皆洞燭法之狡謀、其多年之前披散處者、實惟法故、況今既獲勝於法、若仍散而無紀、後患益不堪設想、於是日耳曼列邦之君若臣、彼此從長計議、詢謀僉同、從今以後、各邦合而爲一。

而定新國之治曰德意志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同治十年十二月德意志國

人共立曰耳曼王斐迭爾威良爲德國第一皇帝說者謂曰耳曼之發

德意志不在於柏靈而在於巴黎洵奇事也○德國之罰法也人皆

以爲過重然則此幾傾歐洲之大亂人似亦不得指爲過重耳普魯士

國二百年前遭法蘭西國奪去二府地一曰雅羅司一曰羅來因其民

不忘故主仍操普魯士之土音今則仍歸於德意志此外又罰法國償

還德國兵費英金二百兆鎊合華銀八萬萬兩且和約中又聲明德國必俟法國

交清兵費之後然後撤去戍兵德兵戍法時官弁應得之俸士卒應食

之餉皆一一取給於法法若能先期交楚德亦可先期退兵此法之耗

於德者也況法之所耗於兵事者百姓緣之而破其產商賈緣之而失

其利但屬無從核算之外但以軍中支應及敗殘而論已共費英金三

百七十兆鎊（法郎）而又須償德國之兵費戍兵之雜耗時人遂皆
曰法不啻就滅於普爾無再振之望矣或曰此特德之重罰乎法俾之
日後不能再起以害人耳乃不意法國復元之力實使萬國之人拍手
叫絕當時爲民主國之民主者卽昔日之大臣梯耳也（按中國崇地山星
此即）既與德國訂定和約其受罰之英金悉照和約中所定日期一一
交割毫無棘手

法皇既爲普俘國中無主舊日名士族以爲今又有機會可歸矣於是
各在國中結黨樹援覬覦大位凡識見卑陋者各添一人陰謀推戴國
異日必爲法君無疑也而不知政府之意殊不在此一千八百七十三
年（同治十梯耳自解民主之位法人卽舉故將軍馬瑪亨爲民主馬瑪
亨雖自命爲樸實之人其嘗當年收精於普卽其軍中之素位亦覺不

能勝任其爲民主亦猶之爲將軍也故昔日之法君或爲王或爲皇帝
類皆自保其君權並天主教中之神甫亦遂以勢力爲重全不知民心
之當體焉瑪寧與其故輔而亦甚願以勢力服民但是時法蘭西通國
之人皆有民主之心全不以王爲可畏乃馬將謂壓之以大權法民仍
另外忍受實屬出人意計之外然不知其心已早定矣重加民間舉官
之時公舉格雷飛爲民主而不舉瑪寧於是於一千八百七十九年
五月瑪寧退位格雷飛爲民主至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光緒十三年格雷飛退
位法人另舉薩德爲民主按瑪寧於去年即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三月三
日將位讓與格雷飛得爲民主所刺遂卒
車爾斯登尼由法爲民主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格雷飛見出麻白前主位則卑屈見爲民主

法國目下之制度萬事皆由民爲主彼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乾隆五十四年作
亂之人若使之生於是時亦不能不爲之心初也考法國議院分上下

而爲二民間男子年至二十一歲以上皆有舉官之權及至二十五歲
果其人有才德之可稱即可就辟以入下議院充當議員惟欲爲上議
院議員則必年有四十歲以上上下議院人員年中皆有祿係其總統
一國之事者卽爲民主之君必上下兩院議員同心公舉然後得膺是
位膺是位者以七年爲一位卽知官之位也者政府大吏則聽民主之君自行
選任

法民之隨天主教者百中占九十有八然國家不以其多而特重之其
視泰耶斯猶太等教者亦與天主教相等故耶穌猶太兩教亦可同
國家具領經費計一年中天主教共領英金二百萬鎊耶穌教共領英
金六萬鎊猶太教共領英金五千鎊○若論法之學校則惟天主教中
之神甫獨掌大權國家歲給學校之經費恒在英金二百萬鎊左右與

天主教經費相將統核法國幼孩之六周歲者每百孩中不識字者三十孩二十歲以上成丁之人每百丁中不識字者三十四丁惟六周歲以上至二十周歲以下則百人中不識字者僅二十四人耳即此以觀可知是時法人之人望者多於從前矣然分而核之各省尙難一律以東北各省論每百人中僅七八人不識字耳西南各省則百人中不識字者多至六十人

法國既大敗於德耶懸厝間慘入心脾遂以整頓軍務爲第一義軍中制度即採之於德國謂國家設經制之兵本爲保護全國人丁起見故國中之男子身無廢疾者各應按年入伍定制各人年屆成丁即令隸兵籍五年五年期滿縱令回家然猶猶豫備兵之尺籍者凡十五年國家一旦有事即可徧行徵發其被徵者務須如期集集不許出資備倩

他人以爲頂替惟其家中實有萬不能從戎之處始准呈明從寬待
大約通國中得邀國家之寬典者不過十分之一是以承平之日法國
共有額兵七十一萬九千餘名皆經朝夕訓練者也有專之曰可合兵
二百五十萬名而軍費所需每年竟多至英金二千萬鎊實屬大駭聽
聞○法之大小兵船共有四百號其應辦入海軍之士卒皆由國家選
派每年共費英金七百萬鎊法國又舉歐洲各國購武之習製造鐵甲
大兵艦六十艘經費之巨白在目中然收效之微恐不免出諸意外也
法之政令屢變不窮已非長策况每變一法廢費即增一層費拿坡崙
第一爲法皇時有理財之責者謂國川無入不敷出之慮似較省於從
前而實則搜他國之資以爲積其浪費固不可思議也拿坡崙第一
失位法國恢復故業之日歲廢英金四千萬鎊約意斐禮爲皇之世歲

廢英金五千一百萬鎊又增於前矣及改爲民主之國歲廢英金六千三百萬鎊至拿坡路第三即魯意拿坡路重爲皇帝常年共需英金八

千三百萬鎊且尙有意外之戰事突增至一萬七百萬鎊

第一頁云七先

時華平銀共四塊二京八先四四四

爲一千八百萬兩中亦可支四萬以小民辛苦所積之資浪擲如泥沙

用如瓦礫能不大可惜哉○法國所負之債共計英金九萬四千萬鎊爲歐洲諸國王之巨擘但以年中應給恩款而論亦需英金三千萬鎊考其債主全係法國子民各縣以其所貸貸諸國庫或謂堂堂一國通負山積似有期不保暮之勢乃不料債愈重而國愈困論者以爲異事然而無異也民間既有重金藉國家以權子母卽不得不各顧其成本斷不肯無端生亂以自貽失財之戚也魯意拿坡路在位之末年儼然居國家債主之列者共有一百二十萬戶再閱壬午增至四百三十八

萬戶總而言之法氏十分中有五分爲國家之領主是以欲爲亂於國中者思已寥寥無幾矣

法國新定律制父母既死所遺之田地必均分於其子女是以時昔之日地主無多今此之日地主漸多今昔情形遂因之而大變若按其雇戶而稽之三分中之二分均有田地以爲恒產較之英民四戶中僅一戶有田地者相去懸殊職此之故法地零分碎割無連阡累陌之家其業有或地六百畝

即華地三千六百畝蓋英地一畝當華地六畝也

或六百畝以上之田主約五

萬戶其數實渺乎小矣至業有英地六十畝之田主則約五十萬家有英地六畝之田主則約五百萬家崎零瑣碎微賦或畧有不便及較之英國無數地畝但任數人爲政者爲利爲弊不可同年而語矣○歐洲各國之戶口日漸增益而法氏之所增實爲最少拿坡崙大敗於滑鐵

盧之後以生抵死年增二十八萬既而年少一年漸少至五萬人降至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光緒七年死者反多於生者五十萬人嗣後生死互較生者多於死者考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四年法國戶口冊共有男女三千八百萬名口及考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光緒七年之冊僅有三千七百萬名口雖曰雅麗司羅來因二府共有一百餘萬人已割而還諸德然十五年中豈有不增一人之理吁窮兵之爲禍烈矣

法國與他國通商無論有無兵變常有能長增高之勢一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客貨之人法岸者共值英金九十七兆鎊至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光緒十二年增至一百六十八兆鎊法國土貨之出境者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咸豐十年共值英金七十七兆鎊至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光緒十二年增至一百六十九兆鎊○法國雖有戰禍與他國通商之數並不見

其減少甚至巴黎都城已受敵兵之阻外省法商仍貿易如常一千八

百七十年同治九年入口貨較之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同治八年約減八分之一

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同治十年入口貨又增八分之一一千八百七十七

年同治九年出口貨較之從前每百兩中少去六兩至一千八百

七十二年同治十年不但規復前數且彌多於前矣○通計法國出口諸

貨凡三分之一皆售之於英國而其中以食物爲大宗如乳油雞卵山

諸及各物之籽種各獸之皮張與夫豆餅之類又有可以製糖之紅麥

菁及勃蘭提酒各種酒皆是其外則有綢緞亦售之於英國若法人所

製之手套較英人所製爲佳其羊絨及洋布數種皆英人所喜用者也

○英人購取法貨雖多而法人客嚮性成偏不肯購英貨法人所需之

物購於英者不過十分之一英商販貨至法國以鐵與煤爲大宗其外

則有棉布數種，至英購法國之雜貨，則以絲貨售諸法以抵之。但法所購於英者，不過抵英購法貨三分之一。且法人所購之英貨，今更日有所減。○法之貿易雖增，然通商船隻從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五年以後，相傳並不見其加增，大約一次所載不過重英權一百萬墩耳。英國商船則多於法者七倍。

法之鐵路亦殊不敷民用，統而計之，不過長英程二萬里耳。約合華程六萬六千里一且路爲商人所造，其中十分之五，商人尙恐不能獲利，必由國家保給。年息若干，始敢開辦。法人之往來鐵路者，亦不如英人之多。英國乘坐輪車之費，每年勻計每人約需英金二鎊，法人則不滿二鎊。共其所付郵政局及電報局之費，尤少於英人。英國每年每人勻計約寄郵政局信四十封，法人則不過十八封，但較之十年前，法國寄信每人僅及十封。

者則今之郵政爲已多矣。電報則英國每年勻計每人發電一次。法國則合五人傳一電耳。

法民之爲農者十人而五。其五人中又分而爲四。三分居鄉。一分雜處。從前居鄉之人不甚有舉官之權。今則農人亦皆擅之。故法民各自以爲我輩非昔時無用之物矣。惟農人之能讀書能閱日報者仍未見其增多。雖曰推魯性成。然半耕主持教務者。其其紛心於文墨而妨害農功也。故恆靳於教誨。法農受教。即亦不甚信從。惟其心地則頗明。辦事亦頗穩妥。以是人皆悅之。若論教會之事。法人深信不疑者固有之。而亦有堅不肯信者。及問其心。則以教會爲有益無損者。實居大半。故從之者日多。法國婦稚之人。禮拜堂者不少。樂聽神甫之語者亦不少。農人則節儉而耐勞。諸事皆不喜奢。華靡。其論及國之制度。農人雖

悲民主之國均分其田產然大都好堅守而不好更張故頗信民主之政治又因舊制中每記君主苛待小民之事又親受君主好職小民塗炭之苦故頗不喜君主之政治更考其實則法之農人並不問在上者之爲君主爲民主但求安居樂業於願已甚足矣○法國新制許民以心問心密舉官吏庶幾臨其上者不能以私怨中傷之然職此之故又因不甚明於人才之賢否故往往有舉非其人之弊而其舉官之權則較之紳士較之神甫相去亦不甚懸殊至於法民之心亦多以兵革爲苦並不求戰勝之榮惟居於城市之間者則氣酸甚盛一遇不合意之事輒欲恃勢力以定之與農人實大相反農人則心甚和平不干己之事如吹皺一池春水無心過問總之鄉人既有舉官之權舉官時必心向平安無事之一流人他日讀書較多辦事當更出色矣

三
王
定
立

嘉賴英國之名士也著書一帙專論法國變易之事其言曰一千七百

九十五年

乾隆十年

拿破崙初在巴黎平亂時可謂有定變之才矣不知

一千七百九十九年

嘉慶四年

拿破崙爲一國之主始可謂法變似已大定

既而魯意第十八王卽位又思變革之政今可無憾既而魯意妻禮爲

主其意仍欲安撫法國一切俱從舊制謂從此可一成不變也然再閱

多年亂實未已法國又設立諸法以定之至魯意拿破崙爲主時曾論

於衆曰我欲整頓法之大亂但逞其私意起滅自由仍難服衆心而臻

士理總之法國多難一人之心恐不能勝且不但不能勝已也更恐阻

乾隆五年

滯他人平亂之期故夫一千七百八十九年

至拿破崙第三去世之日始可目爲平定始可號爲變易○考英國變

更舊制之事亦起於一千六百四十二年

崇禎十五年

至一千六百八十八年

泰西新史稿

卷十五

三十五

康熙三十七年

共歷四十六年之久諸事已漸就緒遂定世及之君位與上下兩

議院號曰君民共主之國法國之變則起於一千七百八十九年

乾隆五十年

年直至法民皆漸自立爲民主之國自始至終共八十一年之久然後

即安○法民於此百年間各欲求自主之權夫固曰法民無自主之權

萬不能相安無爭也迨既獲自主之權又不知行其權之道故初許法

民舉官之口皆言已明自占迄今五洲萬國未有之大益所惜者用權

於無用之地遂取不應爲之事而爲之各國之間之者無不深相憐憫

然法民亦自惜其誤矣既惜其誤遂棄其權甘心爲拿坡崙之奴僕者

數年拿坡崙有所舉動法民皆奔走不遑夫法民之所求者本卽此自

主之權也萬不料既得之後半途坐廢反助一皇帝誓欲削平天下俾

天下之民皆隨之而爲奴僕拿坡崙既失勢法民始悔前此之不求自

主而誤於仍服皇權也故遲之未久又守初心前後兩皇帝一一遜之於外不許上之人再以奴僕視其民而再立爲民主之國然更有出於意外者民主之國甫立大拿坡崙之姪魯意拿坡崙又仗皇權以奪民權徼天之幸魯意拿坡崙欲仗其權以取普魯士國而不成且爲德俘焉然後法民始得脫魯意拿坡崙之羈絆重立民主之國○或曰世之憤憤者莫法人若也但求變動不居全未知厚重不遷之道或曰法人之於君也時而奉令承教視王言如天命時而干政褻典固民志如長城畸重畸輕殊乖中庸之道而不知其中亦有故焉法人固欲求民主之權而所操之術未合其宜遂致歷盡艱難幾於不克自振然其甘死而不甘再受君上約束如奴僕之心則百折不撓也故有時暫就威名鼎盛之君聽其驅策及至事機猝起卽自知前日之謬誤又變而爲民

主之心前後八十年間，竟起鵲落，無非欲成其素志，然竭力整頓，而不克猝成者，非盡在蘭西一國之病也。歐洲各國之制度，大半皆定於數百年之前，降至今時，運會已改，仍行舊制，斷不相宜。因時變法，自在情理之中。法國固先已指明應變之故者，無奈歐洲各國類多不願變通，於是若或尼之，紛使法人不能行其良法而後已。○法國整頓國制之時，有絕太之弊，倚於君主之國之人，與倚於民主之國之人，分爲兩黨。從前君主之國，苛待小民，不遺餘力，民之不服也固宜。乃民主之國，驟得大權，卽以圖報前讐爲切已之事，是不啻以暴易暴也。且自有此舉，彼此相見，卽如大敵。夫他國固亦有分爲兩班，輪掌大權者，然所爭者公理，非私讎也。故初無仇視之心。乃法國則不然，八十年中，君主民主兩班，分毫不肯相讓，甚至不通慶弔，幾如不共戴天。識者從旁窺之，

幾何不爲之齒冷哉。惟流弊之所極，雖至於此，而法人皆知昔日之君主待民實太苛殘，今必畧予從寬。國勢始有繫於苞桑之固，又有君主班中人言：天子之命當凜遵如上帝之玉音，然卽有此言，心中亦共知天子必以救民爲本，民心始克相安，故往往自覺其失辭，於是君主之權日衰，民主之權遂日盛。○今者法眞爲民主之國，大難亦發夷殆盡，大抵日後之興，未有限量，且法之舊皇族亦屬不少，今已逐一試驗，始灼知凡爲皇帝者，類皆以君爲重，以民爲輕，遂逐一驅之他國，使不得再返故都，卽使別有皇族，欲在巴黎舉一瑣事與之同心者，不過數人，彼徧國中，人聲勢滔天，豈能妄爲嘗試哉。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法國外省人言我國大事俱由巴黎改變，既變之後，祇以一紙官符通飭郡縣，我儕小人惟有任其所爲，非特不敢違，亦不敢怨，豈敢別挾私

意以撓大局此當日之語也至於今之法人則亦不怨巴黎何也法之制度巴黎人不敢擅改也改制度之權在於法蘭西通國之人也外省之與都城有鐵路以通往來有電報以通消息都城中苟有自專之意不過數點鐘之頃即已通國皆知故昔日但遷巴黎即可指爲法國者今則全遷法蘭西始無殊昔之巴黎也法之農民本屬勤於操持情性甚屬和平銀錢又甚愛惜雖入學讀書一節不如他國之精實然任若輩在法國中公享大權即若昔之兵力厚於他國不覺喜於騷擾者今衆民知一動干戈必受無窮之害幸而大權在握其尙肯再主於戰以自害哉○縱觀以上各節大約法之制度已整頓得宜矣榮名則舊有之矣大難已備嘗之矣民主之權不替長治久安興也淳焉之盛可卜之於將來矣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法民主指雪蜜兒滿廉辭位
魯意表禮之孫稱逆姪與侯距離欲試而事不成